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三亲文丛
亲历 亲见 亲闻

难忘的 历程

广西人民出版社

NAN WANG
DE
LICHENG

难忘的 历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L I C H E N G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难忘的历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2.5
ISBN 7-219-04561-1

I. 难... II. 中... III. 革命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1410 号

责任编辑 覃 俭

难忘的历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委员会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17.5 印张 420 千字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8 月 第 1 版

2002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 册

ISBN 7-219-04561-1/K·940

定价:30.00 元

目 录

跟随省委机关进广西	阎文莉 (1)
张云逸同志在梧州的一次讲话	黎铁华 (8)
张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黄荣 韦纯束 骆明 廖联原	(12)
北上第一站——到香港集合	邱如岳 (18)
接管公安分局	沈肇福 (32)
军管桂平	郭维敬 (36)
接管桂林铁路	顾寿椿 (39)
接管广西农事试验场	张维亚 (41)
难忘的一天	许云娟 (46)
新区农村建设的朝朝暮暮	朱传真 (48)
榴江县干部培训班	谭国材 (57)
筹建柳州专区干部学校	张 罗 (60)
我参加广西省政府参观团见闻	韦瑞霖 (66)
人天虽隔永相随	马清和 (71)
与美“王牌军”对阵的日子	张思忆 (89)

我在大瑶山剿匪	覃栋森	(101)
进德剿匪记	孟呈忠	(109)
十万大山歼匪记	冯 延	(113)
二塘剿匪	何达天	(118)
严峻考验	陈宇英	(123)
引蛇出洞除内奸	苏年平	(128)
坚守里雍阵地	孟呈忠	(132)
回顾参加广西土地改革	陈定环	(137)
广西省委在邕宁县共和乡的土改试点	周明慧	(147)
在土改“三同”的日子里	薛汉炎	(153)
在土改工作中锻炼成长	陈宇英	(156)
大梁一村土改见闻	苏年平	(162)

南宁解放初期的禁娼

..... 邓俊元 李泽泰 麻树坚 梁炳杨	(165)
-----------------------	-------

南宁解放初期的禁毒斗争

..... 邓俊元 李泽泰 麻树坚 梁炳杨	(170)
南宁赌博与禁赌	梁炳杨 (174)
解放初期桂林市贩毒活动和对策	赵世琨 (179)
桂林解放初期的禁娼工作	祝纪武 (188)

开辟新区 建设南宁	高礼儒	(194)
解放后首任三江縣民政科长	力 平	(202)
忆第一套人民币在宜山发行	杨泽昭	(206)
刚卸枪的经济新兵	段美棋	(209)
广西省妇联筹备处建立前后	陈贞娴	(212)
共青团工作十年	石 力	(218)
桂林市的文化建设	冷德慧	(223)
到南宁育才学校工作及随团访问越南	罗善绳	(226)
梁树英与广西壮锦	蒙成千	(235)
“大跃进”中的柳州电厂	李兰亭	(238)
柳州电厂技术革新二三事	卓克明	(246)
办电三十载	李鸿杰	(252)
我与农机有缘	李植芳	(255)
黎湛铁路的兴建及黎塘火车站	蒙成千	(261)
邮电通讯在枝柳铁路会战当先锋	韦 烽	(264)
从物资计划供应到市场经济办厂	李文贵	(267)
插队生涯	谢庆云	(276)
天津医疗队在钦州	谢焕芬 徐佛普	(287)
把爱心奉献给边远山区	谢庆云	(289)

广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李国庭	(294)
缪隆恩互助组与五星社	缪世清 白记祥	(297)
我在石龙、象州修水利	张佑文	(304)
我最终爱上了农村沼气工作	雷玉清	(309)
广运林场三十年	张 淦	(317)
邓子恢在玉林县倡导推行农业 生产责任制	沈雨青 等	(323)
玉林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程	罗 中	(334)
梧州地区农村改革的回顾	虞福涛	(346)
作灵山伯劳农村改革“弄潮儿”	曹逸英	(350)
从商并从政 再创新辉煌	徐祖宏	(361)
办实事 为人民	白先经	(371)
探索与服务	詹宏松	(383)
感受共产党的关怀与培养	杨永安	(392)
党为人民办实事 巍巍大堤缚江蛟	吴明全 马延春	(401)
为加强乡镇企业管理办实事	赵 魏	(410)

我的文学生涯	陆 地	(416)
鲜花与荆棘交织的旅程	周民震	(429)
尽心尽力弘扬民族文化	过 伟	(436)
我在耕耘广西历史的沃土	沈奕巨	(453)
塞北江南踏歌行	黄淑子	(461)
彩调剧《刘三姐》	包玉堂	(474)
我的艺术情缘	黄婉秋	(488)
《三朵小红花》是怎样盛开的	周民震	(496)
舞台生涯数十年	潘楚华	(502)
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发掘	阳吉昌	(510)
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记	何乃汉	(518)
北流——“铜鼓之乡”	钟烈夫 吕国才	(527)
“小桂花”香飘台湾岛	李亚非	(532)
走进台湾	覃奇明	(535)
好书法,两岸人民共欣赏	李亚非	(542)
苗族风情歌舞享誉台湾岛	尹华俭	(546)

跟 随 省委机关进广西

阎文莉

1949年9月，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在河南省鸡公山进行切块式的分配工作后，我们分配到广西工作大队的数百人下山到汉口。继而，我与杨宏、张美丽（张玉南）、李景霞、谭淑蓉、姚玉文、王婷等10多位同志，由雷爱娣同志（地下党员、大学生）带队到暂驻汉口的广西省委机关报到。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当时驻在汉口新新饭店。

接受工作

当时，广西省委办公厅秘书处正在组建。我们报到的第二天，由已到任的省委秘书处米光华处长主持，在他住的客房里召开了分配工作会议。他原是太行山打游击的老革命，约三十七八岁。初见到他感到既陌生又紧张，但当他开口讲话后，那豪爽热情而又亲切近人的风度，使我的紧张心情甚至整个会场都变得轻松了。他先说：“我们是广西省委的具体办事机构，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省委服务的。”然后又介绍说：“秘书处下设秘书科和总务科，再下面准备建立文印股、收发股、总务股、会计股、食堂，将来还要有咱们的汽车队……现在这些工作都还没有人，你们可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自报干什么工作吧。”因为我们

在南工团学习时，就已认识到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并且早已下定决心党叫干啥就干啥，所以当时气氛非常轻松，谁也不计较干什么，只要分给一份工作就行。看到没有人自报，米处长笑呵呵地用商量的口气说，张美丽、张冉同志搞文印工作，李景霞、杨宏同志搞传达工作。后来问到我：“你干什么？”我说：“我服从分配。”米处长说：“现在收发还没有人，你就干收发吧。”就这样，不到半天时间，10多个人的工作就全分好了。每个人都有说不出的欣喜和激动，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份神圣的、庄严的、具体的为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革命工作。

分完工，各人就去找自己股的股长报到。股长们都是有着几年战斗经验的老党员（我们称他们为老党员，并不是说他们年纪老，是他们参加革命比我们早，其实大多也是青年人，有少数中年人），大多是冀东人。我们的秘书科科长、秘书，总务科长，各股长，组织部的科长、秘书、干事，首长的警卫员甚至通信员、理发员也是冀东人。为什么都是冀东的同志？后来才知道，这些干部和同志是冀东军区从14个军分区抽调，由李楚离政委率领南下的。

为了“解放全中国”这一共同的革命目标，他们——英勇的各个老区的同志们，我们——热血沸腾的京津地区的青年学生们，大家相遇在进军广西的洪流中。

向广西进发

在汉口，我们收发股已经从中共中南局领到牢牢装订在木箱里的党内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整整堆了两间房，我们要绝对安全保密地把它们带到广西去，发给各地委和直属部门的党组织。

大约在11月，省委机关开始启程进军广西。当时，长江没有桥，收发股的文件是搬上大货轮运过江的。过了江，坐敞篷火车到衡山后又由十几辆军用车载着，我们日夜兼程，向南进

发。大家精神振奋，车厢内个个有说有笑。我们互相拉唱歌，记得我还唱了京剧。到了晚上，同志们有的倒着、有的靠着睡着了，车厢内静了下来。我向车外望去，整个大地一片漆黑，只有这十几辆军用卡车的车灯，向前怒射出强劲的光柱，前后相接，像一群下山的猛虎，又像一条长长的火龙，甚为雄伟壮观。

越来越深入新解放区了。负责保卫省委机关的警卫排随时准备战斗，每逢车队将要进入山坳地带，就叫车队停下来，他们兵分两路跑上两侧山上进行搜索。这时，我们就正襟危坐，等搜索完毕没有发现情况后，才又起动前进。在湖南境内公路上特别是在渡口，经常看见国民党军队逃跑时来不及带走而烧掉的吉普车、木箱和倒在路边的死尸。湖南小河流多，绝大部分的桥梁都被国民党军队破坏了，幸好当时是冬季，汽车可以趟水而过。每当车子开了几个小时以后，车队的队长就命令停车休息，让我们下来活动活动。司机同志们对我们可关心了，问我们头晕不晕，问车子开得稳不稳，还把他们的军用水壶递给我们喝水。进军路上，他们比我们辛苦，停下了车还来照顾我们，使我们倍感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疲劳和头晕顿时减轻了许多。

车队到湘江，我们在衡山县住了一宿。在这个小小的城镇，不仅有南下的队伍，也有西进的大军。当晚，在小学校门口的球场上，开了一个联欢会。第二天清晨我们去湘江边漱口洗脸，一位秘书还给我们照了一张相片。我们身后那清澈美丽的山光水色，好像温柔妩媚的少女，在欢迎南下战士，在歌唱解放。

在继续南行途中，运送省委机关的汽车排由于另有紧急任务，被临时抽调走了。我们就开始了徒步行军。开始走时，我们高唱着行军战歌，步伐也有力。慢慢地背上的背包沉重起来了，后来脚也起泡了，又痛又累，但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张美丽同志的大腿被磨破了，团支书雷爱娣同志帮她擦药包棉花（当时我真钦佩这位 21 岁的大姐，竟然想到带药和棉花），包好后她又

顽强地往前走。当我们疲劳时，会计股的会计刘文天同志讲一段笑话，或者唱一段乐亭大鼓，其中有两句鼓词，不知为什么深深地印在我脑中，恐怕一辈子也忘不了啦。在他的鼓舞之下，大家又忘记了疲劳，嘻嘻哈哈地往前走了。这天晚上，我们在路边一个大破庙里宿营。虽说是个庙，但四周除了墙就一无所有了。晚饭后，我们用热水洗了脚，男、女同志各在一边打起地铺睡下。一觉醒来，炊事班的同志已把早饭煮好了。炊事班的同志和昨晚站岗放哨的同志比我们辛苦得多哩！

夜宿黄河

终于进了广西的北大门——黄河（镇）。这黄河说是一条街，却只有十来栋简陋的房子。老百姓都被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给吓跑了。寻遍一条街，只发现一个病在床上不能动弹的老太婆。炊事班的同志们为煮饭买不到柴而着急。其实村子里并不是没有柴，开着门的老百姓家里有的是柴，只要推门进去就可以拿到，但那样做是违犯群众纪律的。于是，大家分头去找群众，终于在村子附近找到人，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用光洋向他们买了柴，才得煮饭烧水。

入夜，整个小圩一片漆黑，除了寒冷北风的呼啸声外，几乎什么声音也听不到，我们便早早地睡了。

在黄河只住了一夜。我们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些群众家开着门人又不在家的，我们什么也不动他们的，临走前还帮老百姓打扫了庭院。

省委机关在桂林

到桂林了，广西省委机关暂驻在榕湖北路原白崇禧公馆（即现在的榕湖饭店）。我们每个人都戴上了“桂林市军管会”的臂章。省委领导张云逸、何伟、李楚离等同志，夜以继日地在

院子中央的二层小楼上工作着。当时，广西南部地区还未完全解放，整个广西的重大军政事务都在等待着他们安排。他们经常不能按时吃饭，不能按时休息。

在这院子的大门口，有相对的两间小平房，一边是传达室，一边是外收发，大门外有解放军同志站岗。当时杨宏与李景霞同志担负传达工作，十分负责，对来访的每个人都进行严格、详细的查问，然后才给通报。我们收发股分为内收发与外收发，当时内外收发都不太忙，主要是因为当时只有一部分地市委成立，省直许多单位也还在组建之中。我记得当时只有桂林地委、平乐地委来领文件，省直单位有宣传部、省工会来领文件。在这不算大的院内，在我们这些具体工作岗位中，最辛苦劳累的是电台的同志们。因为省委与中南局、中央和桂南前线的联系都靠电台收发。当时，电台用的是手摇式发电机，一发起报来，同志们一个个就累得通身大汗，虽是在桂林寒冷的冬天里，他们却只穿一件衬衣。他们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为人民吃苦耐劳，尽职尽责，毫无怨言。总务股的同志为保证大家一日三餐，冒着被土匪打冷枪的危险，到局势很不稳定的乡下去买米。解放不久的桂林市社会秩序不稳，我们一般不许外出。在机关里洗个热水澡不容易，许久没有洗澡的我们想洗个澡。雷爱娣同志不知怎么得知桂林发电厂那里有大量热水，并且已经联系妥了。一天晚饭后，我们一行七八个女同志，跟着雷爱娣同志去桂林发电厂洗澡。路上，大家都担心会碰上意外情况。不知是谁出了一个点子：人人都把右手放在裤子口袋里，假装持有手枪。在洗了一个痛痛快快的淋浴回来后，大家为自己这一天真的行为放声大笑。

机关的保密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大家都十分自觉地遵守，后来都成了习惯了。上班时恪守自己的工作岗位；下班后也只是在院子里玩一玩（到南宁后有图书室了，就去看书报）；谁也不去别人的办公室，互相之间谁也不问别人的工作情况。我们收发股

的工作要求是八个字：安全、保密、准确、及时。经手分发的文件，我们从不翻阅，只有责任感，没有好奇心。后来关于“恭城土匪暴动”的文件，经我们的手发出去，我们自己却不知道这件事。

省委机关驻桂林一个多月。南宁解放了，我们又向南宁进发。这时，在桂林成立了桂北区党委，领导桂林、平乐、柳州、宜山四个专区和桂林、柳州两个市。

抵达南宁

1950年1月，省委机关人员到达南宁。开始住在共和路原国民党的乐群社，后来搬到桃源路1号和2号。1号是个大庙，2号是原国民党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的公馆。再后来买下七星路一个大果园，逐步盖起了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的建筑群。

刚解放的南宁社会秩序相当乱，土匪打黑枪、抢粮车的事时有发生。一天，我们股的通讯员刘德顺同志骑自行车到市内送信归来，走到中山路，忽然从后面打来黑枪。他沉着勇敢，立即以左手掌住车把，右手拉出驳壳枪来，扭身向后还击，打跑了匪徒，平安地回来了。

张云逸同志平易近人

当时，革命队伍实行供给制。在伙食方面分大、中、小灶。我们的大灶食堂设在桃源路1号。有一天我们正在吃饭，广西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司令员张云逸同志不声不响地来到我们身边。他和蔼可亲地连看带问，看我们吃什么，问伙食搞得怎么样，对伙食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等。他的话语像一阵暖流，流进我们每个人的心田。他终日劳碌，全广西的大事都在等他安排，还关心到我们的伙食。他那慈祥的面孔和平易近人的态度，顿时使我们感到他不仅是我们的好首长，更是我们敬爱的好长辈。这以

后，他隔不久就到大灶食堂来看看。他住在2号院的小楼上（办公也在那里），平时给他的文件和信件都是由他的秘书来取。有一天，有个急件必须立即送给他，可是他的秘书不在，我便第一次上楼去直接送给他。到楼上，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墙上都挂满了军用地图，他正站在地图前凝思。我轻轻喊一声：“首长！”他回过头来，看我手上拿着信件，便和蔼地过来接了信，并且按照规定手续在我的发文本上签了字。我心中很不平静，下了楼我还在想，他有多忙啊！我一定加倍努力，按着“安全、保密、准确、及时”的要求，做好分内的工作，为省委更好地服务。我们外收发室设在2号院的大门口，这是一间又矮又黑的小房。张云逸同志有时在饭后走出来散散步，顺便走进收发室来看看。他最关心、问得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学习。问我们在学什么，学得怎样，还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你们青年人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有许多工作在等着你们去做，一定要抓紧学习。”他的话深深地印在我们心里，我们都照着做了。

43年过去了，每当我去到区党委大院，站在那雄伟的建筑群面前，怀念老同志老首长之情便油然而生，解放初期在广西省委工作的往事便历历在目。

（1992年9月29日于桂林）

张云逸同志 在梧州的一次讲话

黎 铁 华

广西第一任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张云逸同志，在就任前对我们作了一次报告，讲得非常生动，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虽然时间这么长了，仍记忆犹新。值此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我怀着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怀念和敬佩的心情，特将他讲话的情况及主要精神整理出来，以作纪念。

广西未解放前就在广州组织好的广西工作团于1949年11月28日到达梧州，12月1日上午，我们学生队（广西工作团分为干部队、学生队）的同志100多人集中到大东酒家二楼的小礼堂。领导说张云逸同志要同我们讲话。

我们坐定不久，张云逸同志来了，有一位同志和一个警卫员陪着他来。进会场后，陪来的同志坐到听众席上，他到讲台的座位坐下（讲台只有一张台、一把椅、一壶水），警卫员用随身带来的搪瓷小口盅斟一杯开水放到讲台后退出会场门口。张云逸同志面带笑容，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环视会场一周以后就开始讲话了（没有讲稿）：“同志们，你们快要到工作岗位上去工作了，现在我要同大家讲几句话。”稍停，用手把他的茶盅拿起又放下，问道：“同志们，这是什么东西呀？”没有人回答，他就接着说，这个东西，在工厂里，工人们说是他们的产品；到商店里，售货

员说是他的商品；现在我说是我张云逸的茶盅；小孩子拿去拉尿，就是小孩子的屙尿盅。大家都哈哈大笑。接着，他又举一个例子说道，面对一株大树，一个樵夫来到，他会怎么考虑呢？他考虑的就是生柴有几担、干柴有几担；一个木匠来到，他考虑的又是有多少木料，能造几张台、几张椅；一个画家来到，他考虑的又是该取哪个角度落笔；一个诗人来到，他考虑的又是用什么词句来描述它，什么“苍苍者”之类。稍停了一会儿，他告诉大家，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人的社会分工不同，所处地位不一样，观察事物、分析问题的角度往往不完全一致，所得到的结论也就有这样那样的差异。在座的同志，过去是学生，现在参加了革命，所处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想问题、办事情都要符合革命者的要求。革命者应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去观察、处理问题。同志们快要到工作岗位上去，在工作中，立场问题非常重要，如果站错了立场去处理问题，那就是犯原则性错误，是不可原谅的；如果立场站对了，工作中出现失误，这不属原则性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是可以原谅的。

在这方面的道理讲清楚以后，他接着问道：“同志们，你们到工作岗位以后，遇到农民与地主发生矛盾的时候，你帮谁？”“帮农民！”异口同声，立即回答。“遇到工人与资本家发生矛盾的时候，你帮谁？”“帮工人！”又是异口同声地回答。“遇到工人与农民发生矛盾的时候，你帮谁？”这下子出现冷场了，他叫大家想准再讲，讲错了也不要紧的。稍顷，有一同志说：“我帮工人！”张云逸同志说：“你讲讲你帮工人的道理是什么？”那位同志站起来回答：“中国有四大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所以我帮工人。”接着有一位同志说：“我帮农民！”“你又讲讲你帮农民的道理吧。”“中国有五亿人口，农民占四亿多，是绝大多数，所以我帮农民。”这时张云逸同志立即摆摆手，“不对，不对，你们两位讲的都不对，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工人与资本家